

險路

冬旭等著



雲南人民出版社

邊疆文藝選集之九

險 路

冬 旭 等 著

雲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六·昆明

內 容 提 要

本書共收“險路”“發票的祕密”“審訊”“在界河邊”“邊防一夜”五個短篇小說，揭露了國民黨殘匪怎樣生方設法地派遣職業特務偷越我國邊境，進行種種卑鄙的破壞活動，但由於我邊防戰士具有高度的警惕性，敵特的陰謀詭計都被粉碎了。

險 路

著 者：* 冬 旭 等

編輯者：雲南軍區部隊文藝讀物編輯室

出版者：雲南人民出版社（昆明書林街 100 號）

印刷者：雲南人民印刷廠 發行者：新華書店雲南分店

*

1956年3月第一版第二次印刷 字數：53,000

開本：787x1092 $\frac{1}{32}$ 印張：2 $\frac{8}{16}$ 印數：25,077—32083

（雲南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文新字第0011號）

統一書號：10116·6

定價：0·24 元

目 錄

- 險 路.....冬 旭 (1)
- 發票的秘密.....向汝君 (16)
- 審 訊.....冬 旭 (28)
- 在界河邊.....國 哨 (41)
- 邊防一夜.....冷時暘 (65)

封面設計：張士瑩

險

險

冬 旭

八班副張振銘一早就出發了。昨天他聽到上級調他去學習時，他又驚又喜。

“學習！叫我去學習？”他這麼懷疑地問着自己。過一會兒，自己又對着自己笑了。

雖然今天他的背包比以前任何一次出差時都要重得多，但他却感到分外的輕。昨夜破例下了一場雨，現在道路還有些泥濘，但他走起來却是那樣的輕快、穩當。亞熱帶的氣候，使他感到這裏的四月已經有些熱了。樹木好像是再也不能等待這遲遲而來的初夏，早就自動地穿上了綠得發黑的夏裝，把那些灰色的斑鳩、綠色的翠鳥和黑翅的洋雀都隱藏在它那濃密的闊葉後面，從那擁擠的枝幹和葉子空隙中，不時播送出牠們那清脆而幽美的歌聲。河水，在兩岸茂密的竹林的擁抱下，帶着傣族人民洗濯後的汗膩和一些不知名的花瓣，流過那躺在淺水處的疲倦的水牛背上，把那一羣羣飄游在村寨邊河面上的白鵝和花鴨留在它的後面，奔向遠處的山脚，似乎想要追上那急掃大地而去的白雲的陰影。這是一幅多麼美麗的自然景色啊！但張振銘今天對它却絲毫不感到興

趣，他的心已經早飛向那學習的環境裏去了。一路上，他心裏想着：“是呀，調去學習，這真是做夢也沒有想到過的事情。自五一年參軍以來，到現在已經快三年了，雖然在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和目前建軍需要比起來，的確還差得很遠，不學習真是不行了。就拿高建國同志來說，今年一月從分區軍事集訓隊學習回來，和以前可真是兩個樣子，什麼新武器都能使喚，做什麼工作，自始至終都有一套正規的辦法，連在操場上下個‘課目’都是那樣的簡單明瞭；可是自己呢，話說的倒不少，就是還不能把‘課目’的內容說得同人家講的那樣清楚，自己雖然只是副班長，但如果不提高的話，如何能帶領全班同志呢？唉！看我想到哪裏去了，連長都不知道我去學啥，我怎麼就會猜到是去學軍事呢！那麼又是學什麼呢？學文化？不會，不然怎麼會由團裏指名抽調呢？學政治？算了吧，別胡思亂想了，總之什麼都需要，學什麼都好，反正到分區就會明白的。……”

從團裏出發到分區後，由於有些單位的人尙未趕到，又閒住了兩天，這是多麼難熬的兩天啊！張振銘覺得坐也不是，站也不是，連平時他最喜歡的畫報也看不進去，就這樣等待着時間一秒一秒的過去。

不久，他所盼望的日子終於來臨了。這一天，他們一同去學習的十多個人聚在一間寬敞的會議室裏，傾聽着訓練科王副科長的講話。

不聽講話倒還罷了，這一聽，可把張振銘給氣壞了，原來他們是調到軍區去學習訓練軍犬。像皮球漏了氣一樣，幾天來他那股興高采烈的勁頭現在消逝得連影子也找不到了。

他想：“副科長倒是說的對，爲了適應現代化戰爭的需要及邊防的特點，更狠、更有效地打擊殘匪和特務分子，我們必須逐步訓練一批軍犬、軍馬、軍用通訊鴿等，以彌補人爲之不足；因此，這也是屬於軍事科目中的一項。應該固然是應該，可是上級爲什麼偏偏要調我來學習呢？調個戰士去不就行了嗎？我這個副班長是帶兵而不是帶狗的。他越想越不通，什麼訓練軍犬不軍犬，那還不是講着好聽，簡單點說，就是養狗。唉！當了三年兵，最後成了個養狗兵，這多麼難聽，這真是……”

這一晚，張振銘沒有合一下眼，他翻來覆去地想了一夜，可也沒有想出有一個頭緒來。就這樣他帶着茫然的心情，天一明就登上了汽車，向軍區開發。

車身軋軋地顛簸着。張振銘把他那戴着防灰的口罩拉得差不多要蓋住眼睛，低着頭故意裝睡。隨着車子換‘排擋’的響聲，他偶爾也半睜開眼睛，觀察觀察車裏的情況。車廂裏，除了他們去學習的十九個人以外，另外還夾雜着三個其他單位的同志；其中四個正在打‘撲克’，並吸引了兩個觀眾；車尾的兩個抽着香煙，正在談論着他們過去的一次剿匪戰鬥故事，看樣子，他倆是一個單位的人；坐在他們後面的一個，獨自拿着一本連環畫看的入神；坐在最前面汽油桶上的兩個，戴着剛發下來的新風鏡，把手巾圍在衣領裏，正欣賞着公路兩旁的景色；還有一個，看來全車數他年齡最小，掏出他的口琴吹開了，這琴聲吸引了另外兩個人和正在玩‘撲克’的一夥，用不清楚的歌聲在附合着。其餘的人都在睡覺，有一個已經發出了鼾聲。張振銘特別用心地仔細看了看

這幾個睡覺的人。其中三個真的睡熟了，另外那些大概也是和自己一樣在裝睡吧。他不禁有些奇怪起來：“爲什麼這些不睡覺的人都會這麼高興？難道他們的思想就根本不想想這件事？昨天副科長曾說：‘訓練軍犬雖然是一門軍事項目，但對我們來說却完全是一個新問題，在任何一件新事物面前，各種人是會有各種不同的想法和態度。’那麼，難道這就是他們在這個新事物面前所表現的態度嗎？”他重新閉上眼睛，這一連串的問題像車輪一樣在他腦子裏飛速地旋轉起來，漸漸地變成了一個巨大的問號。

“唉！到那裏再看吧！”張振銘長嘆了一聲。

就這樣，張振銘帶着一路的風塵和許多想法進入了軍犬訓練隊。

本來他決定回家去看一轉的，但現在他却完全拋棄了這個想法。他想：“我回家去說些什麼呢？說我到昆明來學養狗嗎？哎呀，我的天哪！家裏的人聽了一定要笑話我，甚至說我無出息。是呀！我都還想不通，那麼他們——老百姓更想不通了。回家的問題等以後再說吧。”

這是入學後的第二天。一清早張振銘就醒了，聽到後面鬧嚷嚷的，他爬起來走出宿舍，穿過宿舍後面的通道，後面是一個寬敞的院子。約半人高的犬舍，按一定的距離整齊地排列着。每一間裏面各住着一隻狼犬，有坐的，有臥的，每個頸子上都掛着一個銀白色的心形鋁牌，上面刻有號數。張振銘像檢閱似的從兩排犬舍中走過去，所有的軍犬立即都目不轉睛地看着他，好像是在提防他一樣。要不是因爲有那層鐵絲網隔着的話，張振銘真害怕牠們會猛一下衝出來給他一個

突然的襲擊。要是沒有後面的房屋和不遠處人羣的喧嘩聲，張振銘真覺得像走進了野地的狼羣。可是自己將來就要和牠們作伴，一想到這裏，他不由得有些毛骨悚然起來。

前面有一羣人正圍着一間犬舍互相談論着裏面那隻較大的狼犬。從談論中，這些人似乎都想能得到這隻軍犬，而這隻軍犬也在用炯炯的目光掃視人羣，好像在尋找着牠未來的主人。張振銘走近牠身邊看了看，心裏却暗暗的在罵：“這簡直是一個野物，見了人連尾巴都不會搖一搖，什麼時候才能把牠訓練好啣！……”

這些思想一直困擾着張振銘。他匆匆地吃完早飯，剛一跨出飯堂，突然從走廊裏奔來一隻軍犬，嚇得他連忙向後倒退了一步。他想：“這一定是後面的那個犬舍沒有關好，讓牠逃跑出來了。”但是這隻軍犬根本沒理會他，一直從走廊那頭奔去。張振銘剛想喊，只聽得側邊院裏有人的呼喚聲，這聲音正是來自剛才那隻軍犬奔去的方向。張振銘立即跟着跑過去，在走廊盡頭處停下，呆住了。原來就是牠，就是他剛才認為是從後面逃脫的那隻軍犬，正在那裏執行着牠的主人——教練員的命令。這真是張振銘從未見過的奇事，那隻軍犬居然能聽從指揮，做出很多複雜的動作：從坐下、臥倒、站立一直到跳越障礙、匍匐前進等。顯然，牠已經是一隻經過訓練的軍犬了。

這時，張振銘不覺對這隻軍犬從心裏產生了狂熱的喜愛，早上在他腦子裏的壞印象霎時都消除了。他心裏不禁暗暗讚嘆道：“這哪裏是狗，簡直像個戰士！”他開始相信過去聽到過的“狗能執行作戰時的某些任務”的話了。

訓練正式開始了。張振銘訓練的是第七十三號軍犬，牠的名字叫‘黑利’。這時，上級特地派來了電影隊，給他們連放了三次蘇聯電影“山中防哨”。他看到中士克雷少夫帶着那隻軍犬跑着，因為地震，克雷少夫和他的戰友正被困在亂石裏。當時發現了特務，可是又跑不出去，這真叫人發急，可是那隻軍犬在中士的指揮下幫助他辦了這件事，監視住敵人，使得那詭計多端的傢伙不得不乖乖的舉起手來。以後，他也常常想到這件事，抱着‘黑利’的頭對牠輕輕的耳語：“加把勁吧！‘黑利’！”‘黑利’像是聽懂張振銘的話一樣，閉上雙眼，任隨牠的主人輕輕地撫摸着。

二

十一月底，張振銘回到了連隊。掛在他胸前的仍然是從前他的那支“五一”式衝鋒槍，所不同的只是在他的身旁增加了一個忠實可靠的伙伴，這就是他訓練的七十三號軍犬。牠長得特別雄壯，黃色的毛叢裏夾雜着稀疏的黑毛，越到背脊上，黑毛越集中，在兩隻眼睛下面，各生着一撮相稱的黑毛。牠所以叫‘黑利’，也許就是因為這兩撮黑毛的關係吧。牠臥下時，總是把頭抬得高高的；晚上睡覺時，喜歡把耳朵貼在地面上；走起路來，牠的尾巴就像一個弦向上的弓把，這根尾巴除了張振銘外，從來也不會對第二個人搖擺過。

連裏的同志幾乎用盡了各種辦法想逗‘黑利’取取樂，但他們都失望了。牠對於他們所做的各種動作都感到平淡，看來牠所感到興趣的只是那在喧鬧中突然而來的平靜，或者是在平靜中突然的喧鬧，以及黑暗中發出的光亮。每逢碰到

這些情形時，牠立刻把耳朵轉向那發出聲音或亮光的地方，凝神靜聽很久，然後將頭不時轉向牠的主人，似乎在等待張振銘的命令。

第一次使用‘黑利’是在張振銘回連後的第六天。

蠻香寨頭人卡拉因有吸食毒品的嗜好，這是衆所週知的事，但內地又沒有種植毒品，他們能這樣長期地吸食，這就不得不使人懷疑到毒品的來源問題。卡拉因的兒子岩兔是國外蠻河寨入贅來的，兩寨雖有國界之隔，但距離僅七里路，岩兔經常回蠻河寨去，因此，他的行動就引起了人們的注意。每當他出去或者回來到檢查站登記時，檢查員對他也曾仔細地檢查過。有一次，檢查員甚至連他帶回來的幾個雞蛋都逐一地仔細研究過，但始終得不到一點線索。好了，現在有了‘黑利’，可要看看牠了。靈敏的嗅覺，這是人短於狗的地方，何況‘黑利’還是專門訓練過的。

這一天，岩兔又出國到蠻河去了。傍晚，人們都坐在登記處的門口等待着他的歸來。‘黑利’臥在張振銘的身旁，兩個檢查員不時低頭看牠，似乎對牠不大信任似的。大家都在眺望着通向國外道路的盡頭。

太陽快要落山了，它把山的陰影投向異國的山崗，山顯得格外的陰森、黑暗。順河吹來的晚風雖然給人們帶來了無限的涼意，但卻吹不散登記處幾個人焦急的心情。終於，在道路的一端出現了一個穿白衣的人，雖然還看得不太清楚，但也許是他們對這白衣人的印象很深的緣故吧，檢查員們很快就認出這是岩兔。

岩兔來到了登記處，照例進行登記檢查。這一套手續對

他來說，已經非常熟悉了。和往常一樣，他還是那樣泰然自若、有說有笑，從他的這些動作裏，使你無法看出一點兒破綻。到了登記處的窗口，岩兔把他那隨身帶的傘放在腳前，直靠在窗下的竹牆上。檢查員登記的筆才一放下，他連忙就把掛在肩上的布兜送到桌上，聽候檢查。

就在這時，檢查員的眼珠向這邊轉了兩轉，坐在簾下的張振銘立即拍着‘黑利’的頸子說道：“‘黑利’，去，嗅一嗅！”‘黑利’站起來，搖搖尾，走到了岩兔的身後。正在專心欣賞檢查什物的岩兔，絲毫沒有注意到這件事。

不到片刻功夫，‘黑利’的注意力就全部集中到那把傘上去了。牠用前腳把傘抓倒，鼻子“嗯……嗯”哼着，像是想要把那傘撐開來一樣。

岩兔像是中了電一樣，急忙回過頭，很快地拾起傘來放到窗台上，然後看着張振銘強笑着說：“呸！是隻狗！真大，嚇我一跳！”沒等他回過頭，檢查員就已用熟練的動作接過傘來，隨即把它撐開了……

岩兔勉強鎮靜着，兩隻腳不由自主地軟了一下：“噫——嘿嘿——這還是去年買的那把傘，快要爛了——”話剛說完，他臉上立即失去血色，像廟裏的泥人一樣呆住了。因為檢查員已經扭下那螺絲的傘把，並從木柄裏倒出來一包淨重一市兩的‘海洛因’。……

張振銘從檢查站回來，緊接着又接受了第二個任務。

根據蠻牙寨羣衆的報信，證實就在今天下午有兩名殘匪特務越境竄入國內，因此必須立刻跟踪追擊。可能就因為‘黑利’的關係，這個追擊任務交給了張振銘這個班。天快黑

時，由班長高建國帶領着出發追擊。

差不多是一出門就摸黑路，而敵人卻是在天未黑以前就已走了一程。這就是說，敵我之間的距離是很大的，如果敵人是連夜走的話，那我們必須加快速度才能追上；可是在這樣的夜晚，又是晴天，脚印不清，還不能使用燈光，因此，跟踪領路的任務又由‘黑利’來擔任了。要不是因為‘黑利’今天在檢查站露了一手得到了大家的信任的話，想叫這麼一班人服服貼貼地跟上牠走，那說什麼也難辦得到。

‘黑利’嘴上的皮套已經去掉了，看來牠是在非常吃力地辨嗅着敵人的踪跡，把人們引向連路都沒有的深山裏。漸漸地，天上的繁星越來越亮，地面的露珠也越來越多了。

本來他們走的速度就不太快，所以也就沒有休息。時間一長了，每個人的心裏都不免有些耽心。有幾個戰士真想趕上去問問班長，但只見班長一味在埋頭走，只好忍住不敢問了。其實，班長高建國心裏現在也有些發急：“要是領錯了路，白跑一趟撈不上敵人，那才糟糕透了！”但他又一想：

“自己是班長，千萬不能表現出沒有信心！”他只好悄悄地拍拍張振銘的肩膀作為問話，而張振銘的回答則是肯定的點點頭。是呀，現在叫張振銘說什麼呢？他覺得人們對‘黑利’的信任與否，也就是對自己的信任，因為牠是自己親手訓練出來的。他當然不會失去信心，現在唯一的念頭是趕快追上敵人，一方面早一些發現敵人，以免他們來得及有躲藏和準備的機會；一方面說不定還會給大家看一次精彩的‘協同作戰’哩。

翻過亂石叢生的山崗，穿過遮蔽天空的森林，一次又一次

次跨過潺潺作響的小溪，誰也不知道到底走到了什麼地方，只是從指南針和北極星判出人們是一直往北走。直到天明時，大夥才發覺已經走出了五十餘里的路程。從草地上的痕跡斷定‘黑利’並沒有領錯，現在他們已經跟踪上了敵人。同志們都加快了脚步，忘記了一夜的疲勞。

手錶上的時針快指近九點，這時，前面出現了一座嵯峨的山崖。‘黑利’一直把人們領向山崖根脚，並跳起來用兩隻前脚去抓崖壁，似乎想要爬上崖去一樣，但是牠的脚還不允許牠這麼做。

這麼說，特務已爬上山崖隱藏起來了。高建國命令全班暫時休息，他和張振銘兩個人仔細地對山崖打量着：崖高約十來丈，像一架巨大的屏風擋住了前面這個山谷，崖面雖然有許多凸出凹進的地方，但差不多都能看透，只有一處特別凹進，其中長滿青籐古樹。看來沒有問題，這一定是特務隱藏之所了。高建國留下兩個戰士帶着‘黑利’在山下潛伏監視，其餘的人跟着他，開始攀登上這陡峭的崖壁。

張振銘彎下身來，拍了拍‘黑利’的頸子，輕聲說道：“把你留下了。很快就回來的。”然後他便趕上了部隊。‘黑利’似乎也已經意識到自己本能的所限，不能和部隊一齊上崖去，只好用期望的眼光看着牠的主人消失在亂石後面。再看着人們爬上崖壁的叢林裏，然後就豎起兩隻耳朵，目不轉睛地注視着崖壁，好像要從這崖石中看出個什麼東西來。

人們一個接一個的用力向上爬着，一夜的露水使得這突出的崖面變得滑潤起來。加上整夜沒有休息，大夥要爬上這險峻的山崖去，多困難啊！但同志們一想起即將到來的勝利

時，不由都提起精神，有如生龍活虎，連那些蹲在樹枝上正在享受溫暖陽光的松鼠似乎也被他們的這種行動嚇壞了，慌得一個個都躲進崖縫裏去。

高建國在最前面，他正扒着一處突出的風化崖想翻上去，猛不防一隻腳踩在下面的青苔上，嘆嗤一滑，兩腳懸了空，現在要是一鬆手什麼都完了，摔下去，跌不死也得遍體鱗傷。就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候，在他身後的張振銘連忙撲了上去，使盡全身之力，用自己的頭頂住高建國腳，就這樣架住他爬了上去。高建國轉過頭來，好像剛才並沒有發生什麼事一樣，小聲地說道：“往下傳，要小心！敵人能上去，我們更能上去！”

現在他們已經攀着古藤和小樹進入崖凹之中，開始搜索……

突然，一個手榴彈在兩壁之中的空間爆炸了，聲音像雷鳴一樣，震盪着這古老的山崖，破片劃斷小樹枝，在崖石上碰出火花。一個戰士負了傷，要不是被樹枝纏住，險些摔下崖去。緊接着，從右上方一個小石洞裏射來兩發子彈，其中一粒正打中向上瞭望的高建國肩上。他一面用手按住傷口，一面大聲命令：“注意隱蔽！”

原來當部隊才一進入崖凹時，兩個特務就已發覺了。他們企圖利用優越的地勢，居高臨下，以逸待勞，妄想用子彈把高建國他們一個個都撩下崖去。

現在，敵人仍然從洞裏向部隊間斷地射擊着，但爲了躲避戰士們的還擊却不敢伸出頭來，射擊的準確性顯然比開始差得多了，只是使得這陳舊的崖石上增加了無數白色的彈

痕。

高建國開始慢慢地向前運動。他對張振銘說：“你注意掩護，我先去，要是不行你再來！”

張振銘立刻止住他說：“不行！你已經負了傷，要爬上去是危險的。還是讓我帶着上去，你和陳其華就在這裏掩護我們！”得到班長的允許後，張振銘帶領着同志們立即向上運動。班長和陳其華用衝鋒槍輪流向敵洞發射，使敵人不敢伸出頭來。

在這運動的途中，又一個戰士負了傷。張振銘再也抑制不住心裏的憤怒了，他索性像猴子一樣，抓住古籐和樹枝急速地蕩過去。轉眼間已接近敵人的洞前，只見他猛一步跨上敵人的洞口……

敵人顯然被張振銘的突然出現而驚住了。其中一個躍了起來，想趁張振銘立足未穩時把他推下崖去。張振銘卻沒有提防到這一手，被他這一推，身體立即失去了平衡。他想：

“好吧！我要死你也別想活，咱們就死在一堆吧！”他就勢把特務一抱，兩個人一齊墜入飄渺的空間，霎時，所有的樹木和岩石都變成了無數根又細又長的綫條，急速地、筆直地向天空飛去。然而在張振銘的眼裏，却只有一張陰險而狡猾的敵人面孔，於是他把敵人扼的更緊了。直到最後失去了知覺。……

當‘黑利’聽見崖上發出第一聲爆炸時，牠就急起來了。牠的鼻子哼了兩聲，兩隻前腳不時在地上抓着，把地面抓出了幾道深深的痕跡。同時牠不停地看看兩個戰士，好像在責問他倆為什麼不衝上去一樣。一月以前在訓練隊演習的

槍聲可能現在牠還沒有忘記，當牠看到崖上跌下來兩個人時，還不等兩個戰士揮手就像一陣風似的跑去了，把兩個戰士遠遠地甩在後面。

崖下是一片深草和常年堆積的枯葉地。張振銘因為跌在下面，受傷較重。跑到這裏的‘黑利’急得團團打轉，不時用舌頭在主人的面頰上舐着，似乎想藉此恢復他的知覺。

特務在跌下來時，因為在上面，所以受傷較輕，沒有多大一會就甦醒過來了。當他剛恢復知覺，就立即意識到這是一個最好的逃跑機會，連忙伸手向周圍地上去摸索跌落的手槍，但他的手腕上像突然嵌上了一把鐵鉗，痛得他連忙縮回手來。他眯縫着眼一看，嚟！在他身旁站着一頭兇猛的狼犬，這對他來說，真是一個意外的棘手問題。他想索性忍住呼吸裝起死來，看這隻狼犬是否會因此而離開，但瞥了一會，仍然不起作用。顯然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他再次睜開眼，發現身旁不遠有一株樹，心想先跑過去爬上樹再說，於是便一骨碌爬起來，沒命地向樹下奔去。正當他兩隻手才扶住樹幹時，‘黑利’早已爬上了他的肩，大口大口地對着他的頸子咬下去。過去在訓練隊裏，‘黑利’每次咬的都是穿着護身衣的‘敵人’，今天，牠第一次嚐到了咬真正敵人的滋味。等到兩個戰士趕到時，‘黑利’面前的特務已成了一攤軟豆腐，不能再動彈了。

與此同時，崖上洞裏的另一個特務也站在收發報機旁，乖乖的舉起了雙手。

這時太陽已經昇到了天頂，照耀着山崖下這一羣疲勞而又興奮的戰士。兩個特務，在這陽光之下，顯得那麼狼狽不